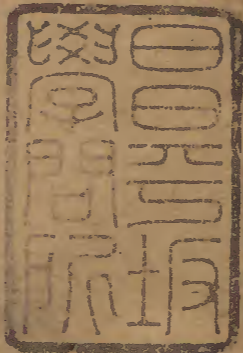


篆門讀書記



左氏春秋 上下
公羊春秋

穀梁春秋 上下
史記

內閣文庫			
漢書	五三三	號	類
架冊	一	冊	架
函號	三〇七	函	架

漢書門	五三三	號	類
架冊	一六	冊	架
函號	三〇七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32	
冊數	16	(3)	
函號	307	18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義門讀書記

左氏春秋
上卷

長

州

何

焯

肥

瞻

隱公 春秋之作曷為不托始於惠公而始於隱公曰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書也隱公被弑之君也

三年將立州吁乃定之矣 桓公亦非適子故云

四年石碯使告于陳 拒守之策必具

六年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 周鄭交惡而陳桓

公方有寵於王故不許鄭成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 鄭既結怨於陳又懼王之將討

之也故朝周

陳及鄭平 陳既不失王寵又得鄭援 七年

鄭公子忽在王所至乃成昏 鄭既朝周陳遂復與鄭為

好且結昏以固其交與忽為昏忽在王所使 知昔之惡

義門讀書記 左氏春秋上卷

今之好皆爲王也

八年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猶守卿士之舊職

十年鄭師入郊 注以郊爲遠郊吾疑之郊周邑也昭二

十三年晉人圍郊意鄭既伐宋復命于王且將請討蔡衛

陳故身自入見駐師于郊也

十一年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

顛 子都殺潁考叔而鄭莊不能討何也豈惜其材耶後

之詛也其特以安靜軍心耶

乃與鄭人 鄭師先登故

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郟欒茅向盟州陘隤懷

其田去鄭遠甚鄭卽力足以服之亦不能越國以鄙遠

也

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 幾事不密則害成授則授之

何爲漏言

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 隱之攝政已踰十年
桓公不爲少矣貪權懷寵不早歸政于是啓羽父之邪謀
又不能明告于國執而戮之進退無據身死人手非不幸
也

桓三年惡芮伯之多寵人也 似隋之獨孤后

五年王奪鄭伯政 至是并奪其在卿士之職

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 所

謂攻瑕則堅者亦瑕也季梁亦曰偏敗衆乃攜矣鄆陵之

役晉之勝楚者亦然

祝聃射王中肩 射王中肩而不書王師敗績于某不忍

言也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 以鄭嘗大敗戎師故 六年

鄭忽以其有功也怒 棄禮而驕宜其不終也

八年所以怒我而怠寇也 田單以是破燕

十一年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郢唐
太宗中分麾下竟擒夏王
十二年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南門楚軍所在絞
人既敗必走北門故移軍斷其歸路
孤之罪也皆免之莫敖既死羣帥自可宥十三年
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因鄭亂
將納厲公也同盟故
莊六年請殺楚子殺亦何益
八年姑務修德以待時乎喪心
十三年齊人滅遂而戍之遂虞後也陳胡公遂之小宗
齊人滅遂故篡齊者即爲陳氏
十四年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討背盟而挾天子以臨
厲公入遂殺傅瑕懲祭仲也晉惠公亦殺里丕
之

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至實惠后
亦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之例
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魯自隱公二年即與
戎爲潛之會及齊桓始伯之明年經即書追戎濟西此五
伯攘夷之明效戎以好來莊恃中國之大援絕不與通復
追而感之故傳曰不言其來諱之也
十九年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衛惠公之
復入也王人子突救衛以佐黔牟衛方怨王故子頹以衛
師伐周
二十年冬齊人伐戎戎居北方議齊之後不先翦之未
可以及遠也故自是年書齊人伐戎至三十年冬書齊人
伐山戎明年六月書齊人來獻戎捷經營十年始成斬孤
竹刺令支之績書齊人偉其伐也夏書齊大災而冬興
伐戎之師于是知管仲之治國能寬民力矣

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 有生之樂無死之心何得不敗

二十五年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獻公之子九人唯存重耳豈非天道

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賂外嬖與東關嬖素非居內公既不疑為姬所得使且與三公子之徒非日相接謀不得洩也 二十八年

三十二年成季奔陳 觀其如陳葬原仲則陳之于季友可知

閔二年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 使無虧戌曹與衛同禍福也

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齊以伐楚名諸侯楚必預為備預為備必戰戰則勝負未可知也今

因伐蔡而猝移師臨楚楚無備必震震而後可服也此齊

之得也齊以伐楚名諸侯楚素強陵暴中夏諸侯懷兩端必有至有不至前此一再謀伐楚而不果可驗惟率之也蔡則諸侯無所顧忌而畢至因而劫其眾以伐楚諸侯在其術中不唯命者乎雖然非素約也心與力之不一其何以戰屈完來即與之盟而退唯用其虛聲焉耳又齊之得也

先君之好是繼 見眾之與己者固

五年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 楚方僭王滑夏而惠王反欲撫鄭以從楚牽于私

故也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之倫不正則夷夏上下之防裂焉輔之以晉者晉侯前年方殺其世子從君子昏者也

六年楚子圍許以救鄭 楚人圍許惠王啓之也齊桓有志于尊周攘夷而王自沮敗之于是乎周之不可復振也

定矣

七年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至齊侯辭焉齊因子華足以破鄭然鄭與齊非接壤破之而不能有也徒足為楚宋之資且勤諸侯以自封于名為不順辭于華敬仲之善相時勢也又獲令名焉

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齊始為首止之會本以正父子之倫今總其罪人以臨之則前後名義自相違反故曰鄭有辭鄭之叛以王故也總其罪人以臨之豈惟鄭有辭亦豈能定王太子哉

八年鄭伯乞盟請服也亦以襄王新立故

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賜齊侯胙者報其首止之功也齊桓承之以恭所以為霸者之極盛

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首止之盟鄭伯逃歸惠王實使周公命之且曰輔之以晉皆不與桓同心者也故

晉侯來會周公沮之

十五年征繕以輔孺子陰飴甥征繕以輔孺子有種蠡之才王城對秦伯之詞才智縱橫卒脫其君可謂能矣惜乎所見不遠惠公之入不能輔以正誼至于內外交怨身為敵禽使其先如外傳所載狐偃之教重耳者焉至是哉故處事當先經後權用人當先仁後智也

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呂甥之言近于縱橫獨四語深溫惻惻動人

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齊桓冬死而鄭伯春朝楚矣悲夫

邢人狄人伐衛邢人不念狄之非族類己之嘗見迫盟主新亡背德即讎與伐同姓其取滅也宜

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此楚子也稱人者何不與夷狄之勝中國也

二十四年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 宋本無弟字
 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 滅同姓者不惟衛
 侯于譏貶之中獨名焉者甚之也齊桓公存三亡國創伯
 之功于是為大衛邢均為桓公所建盟主死而遂倍之使
 齊狄共謀其難衛侯于是曾狄人之不若矣
 二十八年少長有禮 為賈曰子玉剛而無禮晉侯觀師
 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勝敗決矣
 二十八年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 晉侯舉賢
 任人若此何可當也

子犯曰子玉無禮哉 至既戰而後圖之 子犯長于治國
 先軫長於用兵于此可見
 胥臣蒙馬以虎皮 至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先犯陳
 蔡蓋偏敗則眾攜又知特為楚人所脅莫有鬪心也然楚
 人慄疾難與爭鋒故上軍急麾下軍使退勿乘勝即攻其

堅欒枝偽遁下軍望見其旆整眾而退也恐楚人知之曳
 柴揚塵則真若不能支楚者而後楚之二師盡銳馳之原
 卻以中軍橫擊楚之中軍左師斷而為二子玉見二師不
 能相救乃收其卒以自完而左師遂為晉之上下二軍悉
 力夾攻子西僅以身免矣楚師背鄴而舍先據形勝故必
 俟其動而後擊之所謂致人而不致于人也
 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 楚人信鬼故曰可以濟師
 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 楚起蠻夷其與中國戰亦
 用中國攻中國而楚人不以當敵如是役則以陳蔡為右
 申息為左陳蔡其所役也申息其所滅也陳蔡先潰申息
 為晉兩軍夾攻中軍橫擊復潰子玉即收其卒而止中軍
 皆王族未嘗肯使罹于鋒鏑也及成王之罪狀子玉止曰
 若申息之老何蓋申息久為楚地猶所惜也陳蔡之人燬
 焉則不問矣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不許請隧而私作三行其後遂沿
之為新軍晉文公所謂自踰短垣者私家勢盛卒至分晉
孔子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諒哉
文六年宣子于是乎始為國政 至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趙宣子之治晉可謂能矣然當襄公既歿遂不免于舉
棋不定之患復結秦晉數世構兵之禍趙氏亦幾滅其族
吾於是而歎田文之論相雖聖人不能以易也
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
晉之君皆將死亂 是時政在諸侯三國適皆伯主之後
天變之大者非三國當之孰應其占哉
十八年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
曰今日必達 借莒僕以脅宣公文子之私也辭則嚴矣
君方授之邑臣乃出諸境于是始政在大夫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 書公子遂者惡其殺嫡立庶

以其國外市也曰先君之母弟也而所為若是哉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納賂不使遂而使行父行
父為政遂與之共其功也且姜氏歸我矣其無變矣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 放胥甲而不問趙穿
桃園之械兆矣侵崇無功宣子若為不聞也者所以深結
穿之心也
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天方授楚晉
君又不君也而林父惟賂之求失伯宜矣是故邲之敗猶
罪之小者也取賂而崇二國弑君之賊使三綱淪而九法
斁有王者作林父其服上刑哉
二年亡不越竟反不討賊 亡不越境蓋有待也不惟不
討賊而反俾賊逆新君盾之與于弑也其何所逃哉
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 晉于是有公族餘子
公行 無公族之實而徒滋他族以逼君六卿分晉始兆

矣抑趙盾之謀多樹黨以自衛也此說子孫所記後

正卿出走側室在內猶能為變况公族成縣餘子公行皆強家乎

趙盾請以括為公族 盾以中軍帥兼領公行則左右之士皆歸掌握伏甲喉焚無自發矣人知其不敢以貴加宗子而不知實據親近之地以逼君也

四年襄公將去穆氏 欲去穆氏懲于公也

八年襄仲卒而繹 襄仲卒而猶繹逐東門之漸也

盟吳越而還 吳越盟而莊王得以入陳鄭圍宋敗晉諸

戎和而悼公得以三駕爭鄭未有邊鄙多故可以圖伯者

也反而行之則夫差方敗齊長晉而勾踐已入吳矣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

之 徵聘而厚賄其使明年之秋王人復報聘蓋自晉襄

既亡雖秉禮如魯亦不復翌戴天子矣此孔子所以進桓

文獻

十年公如齊奔喪 德惠公之定其位故奔喪

諸侯之師成鄭 宋本無此六字

十一年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至遂服于晉 眾狄服晉

而潞與甲氏留吁之勢孤矣中行范氏之武功成子之餘

澤也

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莊王入陳而

縣之固不可以令于諸侯乃聞申叔時之言遂并納孔儀

則亦未盡乎討罪之道也夫宣淫于朝專戮直臣使國亡

主滅者宜與徵舒比而誅之而乃使得返其國以從政何

以懲惡而謝陳之宗社哉

十二年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至師遂濟 厥

為司馬師律其所司也先穀專命厥不能請于林父以戮

之乃明知必敗而唯欲分其罪于羣帥趣之使濟其誤林

父以敗國殄民者豈不尤重于穀哉後世當國之臣由厥
之邪謀求其惡有所分而禍獨被于宗社者多矣嗚呼悲
夫
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
聘于晉不假道于鄭 求諸侯而待以無禮其誰堪之鄭
之不殺馮力不贍也且郟之役欺晉而失大援故也孫叔
其既亡乎楚莊之志盈矣
十五年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 晉
既畏楚而棄宋又使解揚詐以誤之無威而失信諸侯其
誰不解體
十七年卻子至請伐齊 楚莊未死而遽謀報齊先睚眦
之忿後社稷之憂卻氏之無後于晉也宜哉
十八年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
者仲也夫 投鼠忌器故宣公薨而季文子乃敢逐東門

氏

義門讀書記

左氏春秋
上卷

義門讀書記

左氏春秋
下卷

長洲何焯肥瑋

成元年為齊難故作邱甲 五伯衰而諸侯無所統壹強
 凌弱眾暴寡患始及民矣書作邱甲傷天下之無伯也
 銳司徒免乎 婦人內夫家何以反不問辟司徒二年
 不可則聽客之所為 曰聽客之所為是役也非惟國佐
 善辭齊之廟謨亦素定矣富弼以死爭獻納二字于遼宰
 相反不難徇敵國之欲則如之何哉 國佐本以賂求成
 而晉人反為其正議所屈侮人者還自侮也
 其自為謀也則過矣 至何勞錮焉 共王是時十二歲耳
 而其語何明且盡也使復有若子文孫叔敖者輔之豈其
 有鄢陵之失哉 共王之言如此而子重子反殺巫臣之
 族而分其室致巫臣怨二子而謀害楚國不能禁之何哉

蓋明者必貴濟之以斷使漢昭帝能辨上書者之詐而不能去蓋主上官桀則亦無救于國家之禍也已

三年以君之靈至所以報也其為言也文而有禮忠而能力一句一字皆有義理次第

次及于事文公之伯也先軫自下軍佐為中軍帥惟尙德也靈公以後從政者不尙德而以次及焉宜乎其不競矣

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郤克人臣也猶必報其一笑之辱今當兩君相見而反其惡聲以辱與國之君其能堪乎且又蔑已之君也至于錡而亡焉幸矣

六年說欲襲衛衛有七卿一大夫同在行間而說乃欲襲之不惟棄信亦多見其不智矣

晉人謀去故絳晉因梁山崩而懼故遷都以厭之

七年吳伐郟郟成通吳本欲以儆楚而中國先被其害矣伐郟者黃池之漸也

爾以讒慝貪憚事君讒慝貪憚有一于此皆足以亡人之國况兼之乎是故楚任子重子反而失伯任子常無極而亡郟

十四年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僞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凡大夫有事于境外皆稱族所以尊君命固不在此僞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非舍族也蒙上逆女之文也所以尊夫人亦不在此

十五年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弑君之賊也晉侯率諸侯以討之何患罪人之不得乃同盟于戚使得列于會而誘執之晉侯于是乎失政刑矣書晉侯咎其昧討賊之義而惟逞一己之威福也

十六年其行速過險而不整其行速魏武帝之追漢昭

烈也過險而不整夏王之救東都也

六月晉楚遇于鄆陵 楚欲及東師之未至而戰其行速故晉師方臨鄭而相遇

楚晨歷晉軍而陳至陳于軍中而疏行首 鄆之役楚乘晉之不備而晉潰晨歷其軍而陳亦掩其不備使之欲進不可爭退必亂也鄆之戰中軍下軍皆潰樂書下軍帥也楚人狃而易之其謀若曰如此書又不知所為也巴成陳以當之楚先為之奪氣矣

文子執戈逐之 觀後樂書怨郤至則文子之逐宣子其識遠矣不在其位而露才揚己無補于國而咎怨及身可矣乎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壓壘故可望且彼此聞囂聲陳而不整軍而不陳皆在日也 鄭敗而其君先遁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

楚人顧之遂莫有關心而退故薄于險而反為晉所乘也季梁有言偏敗眾乃攜矣

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楚師猶未甚敗而王遽遁者二卿相惡子重因子反之醉與王俱遁以幸其敗也王及令尹既遁而師有不潰潰者乎

十八年孤始願不及此至神之所福也 悼公初入其氣象極似漢文帝朱子謂數語便有操有縱

齊為慶氏之難至使嗣國氏禮也 齊之有慶克猶魯之有僑如也僑如搆季孟于晉有郤擊為之主而魯卒出而盟之齊則國佐被殺高無咎鮑牽刑且逐慶克雖死慶封反因以得政其右淫人也若是豈非魯猶重禮教而齊風俗大壞不之恥耶

襄三年孟獻子相公稽首 仲孫不能守周公之典以尊其君而稽首于大國又不能以禮拒大國之求而請屬郟

以供命其不違鄭子產遠矣其平日之言行時合于道而謂之社稷臣則未也

與之禮食 禮食蓋儀禮所謂公食大夫禮也

四年魏絳曰諸侯新服至無乃不可乎 晉方有事于中原而無終遠在東北若用師焉楚爭陳鄭鞭長不及也故

始事羈縻蓋莊子一時之權計而後王與懦者乃用為口實何哉况戎先納賂以請和亦與屈中國以事外夷者異矣

五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至言王叔之貳于戎也

晉新和諸戎將與楚爭陳鄭又無以謝王之愬故以貳于戎誣使人使王慙而自止且堅諸戎之心也

六年司武而桎於朝難以勝矣至亦逐子蕩勝字當讀平聲以為不勝任而逐之也亦逐子蕩子罕之言謂亦宜逐也

九年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晉侯所聞蓋相傳之恒言

姜曰亡是於周易 當以亡是絕句言無是理也

我實不德至何恃于鄭 武子之言宏遠不迫猶有王臣氣象

輸積聚以貸 晉饑故各輸其積以貸

十年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 會吳者欲分楚之力以爭鄭也乃無故而興得已之役以狗中行偃

范句之請晉君親在行間曾不以勤而無所為懼何哉蓋悼公之為君也量有餘而略不足以濟之乘厲公之後于世臣大族欲以德禮柔而服焉而不知過于寬假則上下之分不肅久將專命而無所忌威權日以下移矣

初子駟為田洫 子產為政田有封洫亦因子駟之故而修之

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至我將獨進欒黶違帥先進而晉君不問械林之役棄命先歸以辱社稷彼固以為恒矣黶之汰悼公成之也

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懼至女樂二八晉楚爭鄭三駕乃定諸侯道傲悼公乃不深惟招攜懷遠之道苟焉私享其重賂是勤諸侯以黷貨也至是而悼公之志荒矣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惟欲正諸華故和戎以壹其力而豈竭諸華之有以媚戎狄哉

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莒圍台武子乘其虛以入鄆即圍魏救趙之智也

十四年晉侯舍新軍禮也至故舍之晉侯之舍新軍以二子之弱也非知其僭而革之也蓋其入國之初修舉廢墜政令雖若可觀而權之下移者不能復收之以歸于上故限于世及之例寧廢新軍而不敢選于大夫之中舉其

賢者以使為卿至此則六卿之勢一定而不可變矣觀其嘉魏莊子之功賞以金石之樂而縣上之蒐僅從新軍以次佐下軍而已亦不能如文公之用原軫也夫撥亂反治苟無非常之才其力固難以及遠也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至謀定衛也孫林父甚善晉大夫而荀偃親嘗弑君者也其不欲伐衛固宜吾異乎悼公欲繼文襄之烈身為盟主同姓之國有出其君者不以為己恥乃偷一時之安納邪臣之說墮冠履之義身歿而公室遂早有以開其漸矣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楚之不能與晉爭成於子辛之侵欲也而士匄復蹈之及為政而又重諸侯之幣晉雖欲不失伯得乎

十六年以寡君之未禘祀時晉亦僭用禘祀之禮十九年范宣子言于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錄子蟜伐

秦之善所以彰樂厲先歸之惡也于是士句將逐盈矣
士子孔亦相親也 士石經宋本皆作二
二十三年晉將嫁女于吳 晉侯內有四姬而已亦嫁女
于吳其違禽獸不遠矣
初臧宣叔娶于鑄至乃立臧爲臧紇以少凌長爲臧氏
後及欲成季孫之邪心廢長立少遂失守宗祧豈非君以
此始亦必以終乎
二十五年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范滅
趙興基于此矣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 弭兵則威削于外晉所以有黃
池之羞民附于內趙所以能興晉陽之甲
晉人問陳之罪 鄭伯之請伐陳在范宣子爲政之日今
新易趙武故復詰問陳以何罪見伐
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不書其族蒙上會諸大夫之文

也二十七年

伯有賦鶉之賁賁至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伯有憤于晉
執衛侯鄭伯爲請而不獲命必待納衛姬而後釋之故賦
鶉賁以刺趙武言誰執晉政而不辨姓也趙武恥之故若
不知其刺晉而謂伯有自誣其上
崔之薄慶之厚也 及期而厚者亦亡矣殆天討弑君之
賊而使自相殘也
遂滅崔氏 崔氏滅于九月慶氏即滅于明年之十一月
二十九年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書公在楚傷天下
之無伯也
三十年無欲實難至邑將焉往 趙子直不知此義
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 使次已位滿其欲也
秦侈者因而斃之 法不嚴則制度徒爲文具而不得行
也

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 三年而復之但欲其勿撓已政不爲已甚所以安巨室也

三十一年滕成公來會葬 魯既留楚會葬復尤而效之時無伯主則小大轉相役而已

繕完葺墻 繕完李涪刊誤云當作繕宇

不立是二王之命也 雖有國不立 觀狐庸之言則夷昧將背前約而以位私其子如宋趙普豈容再誤之情矣僚之立非衆所戴也宜其啓光之爭以揖讓始之而以篡弑終之歟

昭四年鄭子產作邱賦 並從晉楚國用不足子產賢者豈得已乎

六年士句相士鞅逆諸河 士句董遇王肅本皆作王正疏云不當取士鞅之父同姓名而爲之介

七年夢周公祖而行 周公祖以道之雖鬼神亦無如蠻

夷之橫矣然則有能攘之以安中國者豈非文武周公所式憑乎是故夫子未嘗不偉桓文之績也

十三年乃並徵會告于吳 楚圍既死乃敢徵會于諸侯蓋政在私門志不在于修伯業也告于吳謀因楚國未定而弱之

子產爭承 貢之無藝不得已而取諸邱賦爭承庶乎得以寬民力焉而竟不及改也故制國用者必先正君而善俗

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 吾豈無大國 自昭以前其辭命猶皆有三代禮義之風至此則惟以利害相啗喝流而爲戰國縱橫之術矣

十五年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多言舉典而樂憂習儀已亟而不感末盛本撥適長亂亡而已

十六年昔我先君桓公 敢私布之 昔我桓公一段借

商人之質誓以諷晉卿不當句奪于小國

十七年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石經作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

十九年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至故太子建居于城父

二五之出三公子也動以啓土無極之出太子動以得天下小人之言如一轍

二十一年而不能送亡君孫毓以送亡絕句

二十三年胡沈之君幼而狂至楚必大奔即鄭子元所以敗王師

吳太子諸樊入郢諸樊二字當誤

二十五年吾聞文武之世文武宋大字本作文成

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至亦唯伯仲叔季圖之周之典籍皆歸子朝故其辭有承平之風其爾雅勝于呂相之絕秦也

攜王奸命至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歷舉攜王頽帶以指斥敬王

二十八年吾懲舅氏矣懲舅氏言其種之不宜子也古者妾媵皆其姪娣注以為嫌母氏性不曠蓋因不使叔虎之母之文

定元年春王未踰年而改元不正之大者是以經文定無正月

五年子西問高厚焉石經高厚下有大小二字

六年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聲鑑衛為狄滅大路少帛掃地無遺故言宗器自文公始

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子太叔始卒而鄭遽為不道至此

九年陽虎欲勤齊師也至已于是奮其詐謀田常以此

智代齊

十年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此篇叙事于孔子皆稱名君在會故也

使公若為郈宰至齊人乃致郈費屢叛至是郈亦叛矣

墮費墮郈皆因勢利導之也二子所謂遊其術中而不悟

者羅氏既盡殺其牙兵而悔亦猶是也宋子語類論此事亦爾亦引羅紹威

事為十三年使師伐晉將濟河至乃伐河內孟達以此亡蓋

司馬懿之師在外與此固懸殊也

哀七年以吳為無能為也以吳為無能為句為伐邾起

本十二年盟所以周信也至亦可寒也吳本蠻夷太宰又

小人也不可喻以禮教故子貢景伯皆詭其辭以止之若

對季札伍員當改命矣

十五年成叛于齊至是而成亦叛所謂五世希不失

義門讀書記

左氏春秋
下卷

義門讀書記

穀梁春秋

長洲何焯配瞻

隱元年春王正月 所紀者魯侯之年春秋魯史也所奉者周王之朔子爲正春始於子月皆從周制春秋天子之事也

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建文帝不欲負殺叔父名斯言爲之

母以子氏 子賄人之妾則不可 由此說乃與僖公成風一例 啖氏亦云然

祭伯來 善親親也 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 二年會戎危公也 會戎於潛傷天下之無王也 東方禮

義之國出與之會非桓文之作天下其將左衽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春會秋盟何其親也

三年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曰交譏者得經意周則失矣魯何以致此也 四年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 晉趙盾弑其君可謂以國氏乎曰祝嘏者未命之辭也 于濮者譏失賊也 于濮紀實也弑君之賊當窮討焉耳立者不宜立者也 晉未見其不宜立也其曰立者雖不命于先君而國不可以無主爲衆之所予則入而承其統焉可也蓋異乎不待迎而入國者矣予之也 五年仲子者惠公之母 此仲子自當爲桓公之母 伐不踰時至 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唯其重故不踰時 七年滕侯卒 滕侯卒常與後宿男卒同史闕文耳左氏以爲未同盟則宿男卒又相違反矣若曰宿男不赴以名又理之難通者也未同盟而猶赴以名者多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國君無子則當立母弟故必殊之

于庶孽也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 公弟叔肸又何以云哉下不敢以屬通上則未嘗不以是親親也燕則與族齒 九年聘諸侯非正也 天王下聘不發例于七年之凡伯來聘者凡伯未及致命也 十一年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 隱既濡滯不決有以啓羽父之邪謀至于十年亦已久也故無正 桓二年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 至字諡也 然則字其臣子者乃豫凶事也 以成宋亂 書以成宋亂見公生平之爲亂人也 六年時曰同乎人也 同乎人也謂他日忘乎不與其戴天之讎遽接齊人也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此注言天子亦親迎據禮甚核但以文王爲天子之証則謬也

九年為之中者歸之也 為之謂魯

十四年無冰 無冰獨書于春明其為周正也

夫嘗必有兼旬之事焉 釋文兼旬一本作旬趙匡云此

句事爾言祭事當久辦非一句所了傳寫者見前有旬字

遂改爾

十七年葬蔡桓侯 諸侯本當稱侯曰公者不得已而從

其臣子之辭也是時蔡人獨不違舊典因而存其實注非

莊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此注范駁何公羊注甚失

輕重不知而作

三年不志崩失天下也 經于桓十五年三月書天王崩

而傳云不志崩所未喻范注亦不加辨勘

十三年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 上左將軍

為大司馬惜未引此

其不日微國也 不日者史失其文

十五年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父母終乃不得

歸寧此傳未詳

二十七年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齊桓雖

有侵蔡伐楚之事然所以致此者非兵車也

二十八年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 衛

人不服罪以自取敗以衛及之罪衛也

閔二年不以討母葬子也 不必得經意然思之精矣

閔二年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不以齊侯者嫌以齊臨魯

若縣鄙也

僖元年齊人以歸 先言薨于夷而後言齊人以歸為內

諱而仍不沒其實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我猶以夫人之禮迎其

喪齊人則不復以為女故不言姜也

二年衛未遷也 故與城邢異辭

五年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 所以優

于文者此也然必合左氏而後本事始見 襄公圖霸之不

終於是見之矣蔡邱之會于五伯為盛而列宋子其無政

教亦從可知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 公羊得之此亦備一說

十年晉獻公伐虢得麗姬 以為伐虢得之者異聞 十二年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 蕭望之不臣

匈奴之議本此 十七年其不正前見矣 至故稱嫌焉爾 所謂惡惡疾其

始 十八年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 宋公書爵 善討亂也師不稱率之者諱助亂也魯其為狄矣 二十二年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雩之會 不當并伐

齊喪數之

二十六年乞重辭也 至非所乞也 曰乞示譏中國而乞 師于夷公之不忍小忿失其所向背也然天下之無伯至 于投命非所其亦重可傷矣

不曰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不曰地遠而告者不詳 也既滅同姓又擅以其君歸楚之橫暴甚矣

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 言諸侯者諱即夷 二十八年諱會天王也 諱之者正名謹微也

天王守于河陽 先書會然後言王守謹微者至矣 主善以內 故獨曰公

魯不會 三十二年鄭伯捷卒 鄭伯捷不書葬畏晉也鄭來赴而 三十三年癸巳葬晉文公 殺之戰書曰葬文公即以是

月不日則疑二事皆在辛巳故重書日也

文二年内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內小惡不諱非謂其可會也人不得無禮于我我可無禮于人乎著其實以示譏

爾 三年叔服也此不卒者也 此非叔服傳誤也

六年猶之爲言可以已也 閏月猶朝于廟則凡月當告朔可見書此者以見後此不告朔之非以爲可以已者殆失本意

九年葬襄王 襄王獨書葬蓋自是魯始會葬焉爾踐土之盟河陽之朝惡可少之哉

十四年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書同者傷大夫會諸侯抗然若等夷無所忌也自此政在大夫矣政在大夫此夷狄之所以得肆而楚遂入主夏盟也

十五年諸侯盟于扈 諸侯既來徵會盟又來告公雖以有齊難不與猶因其來告而書之既不與盟則不復悉知

盟者之爲某國故略舉其槩也

宣元年遂之挈由上致之也 由上謂緣上公子遂之文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本欲救陳畏楚不敢往伐鄭以牽制之言晉師者緣上之辭亦諱政在大夫不使諸侯與之齊也

十一年楚子入陳 復書入者幾不以義終故著其伯討之不光也

十二年葬陳靈公 楚子入陳陳幾不祀書葬靈公嘉楚子之悔過陳得以復延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 書同盟者同懼楚也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諱附夷狄以虐王者之後故不言帥師會圍宋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 書四卿者著

政逮大夫不相稟承

嬰齊亢也 嬰齊亢而書公不與高侯處父同辭者恥在

中國無伯蠻夷之臣得亢列國之君不在公也唐趙氏則

云與他國卿盟則恥之會則不恥故澶淵亦書公會鄒良

霄

十五年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山父疏之也 於時更

有公孫嬰齊故稱仲以別之爾疑非疏之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日葬宋亂故危之也

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會有尹單既不可以王人槩之又

緣上文故不復出諸侯也

襄三年曰袁僑異之也 言大夫當刺而袁僑不當刺故

異之也

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書執行人譏其不能申伯

討釋逐君之賊而但執其使也

非大而足同焉 此傳文義殊晦後考石經乃知焉字誤

本與字耳宋本亦與

二十七年湟梁之會 至晉趙武為之會也 中有甯喜事

又至者非一時為重叙文繁故經以諸侯之大夫該之不

如傳所云也豹去氏義同左氏亦繫

二十九年其名成尊於上也 賢者不名然對吳子而言

則不得不名矣故曰成尊於上也

昭四年慶封封乎吳鍾離 言封鍾離異聞

十一年何為名之也 至故謹而名之也 楚虔躬為弑君

之賊而又行詐故不與其討 此注與傳違反其論亦當

十三年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 虔死于外不得其日

不日者從其實也

十九年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 止未踰年而死則

悼公之葬或在止既死之後與賊在而不能討者異故書

葬歟

定十二年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 下年齊侯
次于垂葭蓋救成也陪臣結外援以抗君命故以圍言之
如二國也

義門讀書記

穀梁春秋

義門讀書記

公羊春秋

長洲 何焯 配 瞻

隱元年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至王正月也 穀梁不解王
 字為踈此云文王者本之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之云也劉
 知幾云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自謂攷竹書紀年
 始達此義豈知已不外此傳之中乎
 大一統也 後世正統之說出於公羊
 母以子貴 以子貴謂有子則以次升為貴妾也
 焉為稱字褒之也 字不若子未命姑書字也
 克之者何殺之也 勝之而未殺故曰克傳非也
 何以不稱弟當國也 不弟者鄭伯不以為弟也
 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兼之所謂於失禮
 之中又失禮焉

二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身爲宗子而又無母故辭窮也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子者衍文也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夫人子氏者桓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桓未成乎君也三年宋公和卒惟宋公之卒書公而他國則書侯伯子男者自我止其名也葬則他國皆書公既從主人而因以不沒其僭稱上公之實也吳楚之君不書葬民無二王不得復從彼國蓋誅絕之義也吾立乎此攝也自宋魯之禍相仍而攝之道廢攝主廢政在大夫之由也四年翬者何公子翬也至與弒公也隱與桓皆先君也於桓不得不諱則誅翬不得不嚴也翬之罪既不可以質言貶於桓之代於義益無所附今加貶于隱一代之中

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也

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書葬善其能討賊非譏過期

考仲子之宮不祔于姑故別立廟

初獻六羽因考宮而獻六羽別而言之者考宮宜也六

羽僭也先著其善後譏其惡所謂婉而辨也

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至一相處乎內此說獨見于此

六年狐壤之戰至諱獲也事在隱卽位前非諱

七年何以不名微國也不名者史失其名

城中邱何以書以重書也書者當以其不時然傳意有

可採

十年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桓三年書公子翬

故

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仇牧苟息不

書字孔父書字以祖考故也

何賢乎孔父 善其能與君共在亡故畧其卑而書以旌異之

器之與人非有卽爾 器爲無情之物不能於人相詰

五年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代從政謂子攝其官 於世

卿之中又失禮焉書仍叔之子甚之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書正月烝者以其爲周時也此宜

烝下則譏爾常時不書獨書之者以正其失常者也

祭公來 或稱祭伯或稱祭公時王進退之也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 書祭仲舍爵明乎其貶也

十二年嫌與鄭人戰也 下年二月復會鄭伯與四國之

師戰則二傳言與鄭人戰爲無據也當從左氏

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入者難也鄭人守之外無援內無

應而許叔能復其土地人民可不謂難乎故書字以嘉之

注非也

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此夷狄之用夷狄之禮也注云不當朝桓失之

十八年君子辭也 言君子之怒辭也其賊非吾所得討

莊五年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 此所謂內大惡諱

注指下文王人子突謂避王者兵非也

六年不得意致伐 上雖諱之而仍致伐以顯其實

齊人來歸衛寶 左氏曰衛俘深沒其文諱取賂以犯王

命使若取所歸者乃前伐衛所獲之俘焉爾

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 書齊人者見魯前非主兵後

分齊利以殺內惡也

八年非師之罪也 傳意謂非師病而所以出者則病也

九年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 下言取子糾則明是

脫文

其言入何篡辭也 入者難辭也糾與之爭也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經意惜伐齊之師不用于
襄存之日而反于襄之既亡勞師欲定讎嗣顛倒失正故
獨書敗傳似失之

十二年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鄆不繫齊所以成叔
姬之志叔姬一婦人能植其節隱然若紀未亡也

十三年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 以非兩君故不盟于
壇上也

十九年諸侯不再娶 不再娶者恐後夫人危嫡子為宗
社之禍

二十年齊人伐戎 魯不與師而大書之嘉其能憂中國
也

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不言月譏公之忘其在二十
五月之中也

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本譏忘哀而舉親納幣者大惡

諱但因事以見意也注謂不譏喪娶舉淫為重非也

二十三年祭叔來聘 人方有喪而行嘉好之事故不稱
使

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知有禮義威儀則人之也
公在外也 在外故不書來朝

二十九年何譏爾凶年不脩 築邑脩廢皆荒政也其譏
者與告糴同例然則并此無之者其得罪于百姓益甚矣

紀叔姬卒 申其志節也

三十年鄭者何紀之遺邑也 至盡也 觀此知樂生不取
二城之意矣

三十一年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 傳未必合
三十二年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不書葬者賊不討
也與閔公例同

閔元年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

之道也 季子力不逮爾此傳進退無據

冬齊仲孫來 前書公子慶父如齊後書公子慶父出奔

莒中間復入不見于經二傳以為慶父者近之繫之齊者

既外慶父亦譏桓公為伯主不能遏亂萌于早也 左氏

以為齊仲孫湫則從下書高子來盟之例兩存其說可也

以春秋為春秋 以春秋為春秋者據經以解經也注謂

以史記氏族為春秋 春秋言古謂史記為春秋恐非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久留定魯故不月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

僖元年上無天子 至則救之可也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

倦聖人之不得已也 前已書狄入衛則

二年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 義同而復舉之者如詩

此非為桓公諱也穀梁得之 曷為為桓公諱 則救之可也

人之有詠歎所以見春秋之不得已而作

葬我小君哀姜 上不稱姜氏者齊絕之也此仍言哀姜者從其實

四年何以致伐楚叛盟也 致伐楚者大其績也楚於是

始懼中國故又見于詩之頌月者見其役之重注謂危公

之久非也

十四年曷為為桓公諱 至則救之可也 存亡國死君難

特皆反覆再三發例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故不繫晉

十五年晦者何冥也 春秋不書晦故以書冥釋 十六年是月六鷓退飛

作是則不必注且明其為魯語矣初學記晦日引之作提

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 既書邢人則不得不書狄人相

屬之辭也邢棄親即狄啓亡國之聲使與狄等乃所以譏

邢也邵公以為狄稱人者善能救齊恐迂繫

十九年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山海經傳引此作叩其鼻以聃社音鈞餌之餌既不見于釋文許氏說文亦無之二十年西宮者何至記災也 終前用致夫人傳齊人狄人盟于邢 亦相屬之辭齊無能繼桓公之志者譏自見也注謂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恐非經意二十一年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然則下釋宋公之經亦諱中國見釋于夷狄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上不書楚子執于獻捷著其實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 此為中國諱不為襄公也 公會諸侯盟于薄 言會諸侯者諱背中國會夷狄二十三年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 不書葬魯即楚背宋不會其葬傷中國之無人也 二十六年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 外內同辭者恥也

即夷

二十八年曷為再言晉侯非兩之也 大其能攘楚討夏之即夷者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 時溫地已入于晉則是致天子于其國中後世所謂挾天子以令天下者也故以天王自狩為文明非晉之所得私挾也 如陋儒則先書王狩矣此聖人之權也 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言及者元咺首禍也注謂是下大夫別尊卑謬 三十一年猶三望 三望當定從鄭康成之說魯既僻郊何以獨祭三者也 魯郊非禮也 謂之郊者地在郊也注謂天人相與交接之意非

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天子祭天與天為體也諸侯祭土與國為體也
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 三望穀梁注言泰山淮海者得之河非所祭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 桓公城楚邱文公則聽衛之遷帝邱顧私怨而昧夷夏之辨則城濮之戰豈出于天下之公義哉書此者傷天下之無伯注言惡衛畏人非也
文元年會葬禮也 此注中論親親失賢甚備但恐于經意非要
二年先禰而後祖也 此祖禰二字借說 僖元年傳此非子也臣子一例則不為昭穆但不得先之耳詩云莊公之子孔子取之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注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

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按去天者恐因成風為妾失禮六年是月非常月也 此傳與左氏歸餘于終之說不同然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明不專在冬時矣則此說為長
七年以師外也 注本所以懷持二心者其咎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也按注甚謬時晉未立君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伊雜戎盟于暴 以其名遂故不言遂而再著其名九年以諸侯之踰年即位至三年稱子也 禮文散軼當以此法參互求之
十年臧孫辰卒 自莊二十八年書告糴于齊至此凡五十年
十二年子叔姬卒 其稱子先君之子也 其貴奈何母弟也 母弟雖女弟亦貴之

以爲能變也至是難也此與能悔過不相蒙

河千里而一曲也注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

按此兒戲之語

十四年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至貴則皆貴矣皆勝出

也注以爲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恐非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商人既公子則書

弑其君之子文義複重相亂故從成君之例

十八年秦伯罃卒按此是康公注云穆公未知何据

宣六年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注据宋督鄭歸生齊崔

杼弑其君後不復見按宋督鄭歸生齊崔杼不復見于經

者無事可書爾公子翬如齊逆女非復見乎此公羊家之

曲說也

靈公望見趙盾慙而再拜慙卽自慙膳宰之事再拜則

知過之意故下曰心忤

八年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注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

妾子以宣公爲僖公子異聞

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不書葬者魯不會也時楚方盛

魯事晉怠

十年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如宋之歲幣

十一年此楚子也至不與外討也稱人者討賊之辭也

雖外討猶之乎稱國以殺爾入陳不譏而於殺徵舒焉譏

乎

十二年大夫不敵君至而與楚子爲禮也大夫不敵君

此則夷夏之辭也

令之還師而逆晉寇寇者敵國之辭注謂傳序經意謂

晉如寇虜非也

十五年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此漢書所笑龜

茲王也

成元年作邱甲 注解作甲不合

二年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父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大夫敵君不貶者曲在齊也

齊侯使國佐如師 書齊侯者對郤克言之齊既悔過臣不可以敵君也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至盟于蜀 方與晉伐齊旋背晉而與楚其失在內故先書公會嬰齊而獨于下盟正其猶夏之罪

十年齊人來勝 伯姬獨三國來勝意宋王者之後其書則為錄伯姬也

晉侯獯卒 不書葬者楚人方盛魯不會葬傷中國之失霸也

十五年滅宣叔者相也 宣叔為司寇謂之為相此孔子

攝行相事之證

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注云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按弟無後兄之義自大夫言之也大夫之生也不臣其兄弟則死亦不得以為子

夏六月宋公固卒 不日者譏赴者之踈

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 至會吳于向 獨士匄公孫曠書未詳豈其餘皆非卿耶

二十九年公在楚 前年十二月書天王崩楚子卒天王崩而不反楚子卒而公留所以譏公且傷中國也

爾殺吾兄 至以其不殺為仁 季子能殺光則討賊也力不逮而去之不懷其寵抑亦庶乎能潔身違亂者歟不殺為仁則公羊子或未盡也

昭十年晉欒施來奔 晉者齊之訛當從左氏

十二年晉伐鮮虞 和戎三駕所以復伯楚虔橫而顧伐
鮮虞所以失伯也 東漢禁二名本此
定六年二名非禮也 觀此則聖人正有放過處不事事爭也
十二年秋大雩 邾婁子新來奔喪而三
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家伐之無已所以深著其無君非譏哀公之替其恩也
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至此小國皆卒日葬月
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救中國不進者吳楚
結憾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三年此晉魏曼多也 至二名非禮也 不譏于七年春
之侵衛而譏于此何哉然則魏多者闕文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此孔子所親見何爲但書春而
不月蓋天心之仁愛無往不復麟之出也固亂極反治之
祥孔子道雖不行於一時猶以望之來者春秋始終以春

亦猶易之雜卦始乎乾而終以夬一陰決去卽爲乾之意
云爾愚聞之師說如此蓋服膺而弗疑也
反袂拭而涕沾袍 所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歟

義門讀書記

公羊春秋

義門讀書記

史記 汲古閣本
上卷

長洲何焯肥瞻

史記集解序 馮純吟云唐子西云太史公敢亂道却好
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甚矣宋人之輕於詆古人也尙論
古人醜詞惡句有所施之如小人無忌憚背經違理非毀
周孔至於無父無君呵而闢之可也賢者文詞時有出入
理宜糾正其言則應婉順太史公千古一人亂道二字出
口一何容易且所云亂道者正据班固之論也游俠貨殖
之傳詞旨激揚有爲而言之其志有可傷者孟堅之言固
爲正論然亦未免深文至於先黃老後六經自是史談所
論談當文景之後尙黃老者隨時也至遷則不然矣老子
與韓非同傳仲尼爲世家自序言禮以節人云云止言六
經不及黃老父子自不同班孟堅揚子雲言無分別蓋亦

未審耳子長考信於六藝奉之以著書造次必稱仲尼一味抹煞概云亂道何耶至於班固不好自非失心病熱何至出此語哉亂道最文章不好處宋人文字不好只是有亂道如唐庚乃亂道之尤者也按永嘉尊信史記亞於六經真屬強作解事被朱子史記有甚道理一句掃倒但其文章却有微旨宋儒硬將大話推排又不識史法耳甚多疎略或有抵牾誠所不免然索隱已詳之矣太史公載秦漢間攻取形勝頗詳而於五伯規模即不能舉其要豈因左傳國語已自有不朽故從略耶
五帝本紀 鈍吟云黃帝始制文字宜始於黃帝也禮有五帝德書有二典史公據以為書
藝五種 修神農之舊政也
淳化鳥獸蟲蛾 蛾古蟻字
帝堯者放勳以下云云 鈍吟云左史紀言尚書春秋是

也春秋傳以釋經太史公合而一之 又云古文尚書出孔氏屋壁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二十餘篇司馬遷從安國問書所載多古文又尚書多古語不易通遷所載頗易其本字即太史公之書傳也或譏之似未得其旨
日中星鳥夜中星虛 春言日秋言夜順陰陽之道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以下云云 鈍吟云直據孟子則諸家異說自廢
重華父曰瞽瞍云云 世系亦倒敘
舜舉八愷使主后土 天官者相之職舜自主之八愷則主地官也
詩言意 詩言志此獨作意按趙明誠書孔子廟堂卒史碑云華陽國志後漢書注皆云趙戒字志伯而此碑乃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此志字其亦後漢人之所改

歟

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氏羌 氏疑當作氏

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姬氏 曰姓姬云者其後子孫多

遂以為姓而當時則其氏也

學者多稱五帝至末 鈍吟云觀此贊則太史公非好奇

明矣

孔子所傳至儒者或不傳 太史公本此

夏本紀壺口治梁及岐 康成釋禹貢惟以漢地理志為

據此先儒之精慎也

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 鄭注以貞作句

殷本紀湯崩注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 按漢書公

卿表建平紀元凡四年無長卿其人為御史者

祖已曰王勿憂 殷之及王多曰祖某此祖已疑王之兄

弟其下云祖伊亦仿此孔氏以祖為其氏而云祖伊祖已

之後恐非也

封紂比干之墓三句 當作封比干之墓封紂子武庚祿

父此傳寫之誤

歷本紀周道之興自此後 後作始

高圉立子亞圉立 上立字作卒字

明年敗者國 者即黎

虎賁三千人 干字當從書序作三百人干字不知何時

謬改

自棄其先祖肆犯不答 犯作祀

號曰共和 鈍吟云共和周召相與和而修政也不必如

汲冢竹書之說

積而去之 去一作藏

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 陸云觀婁敬之言當時直謂

周都洛矣不容無辨

秦本紀 鈍吟云近秦而與秦為難者無如晉與秦同大
而足以難秦者莫如楚故插敘晉楚事為多按莊襄之世
秦已盡取周地固繼周而王矣然六國未亡則猶存封建
之遺制也至始皇并吞而盡有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於
是三代規模一變此始皇本紀所以離而為二也

其賜爾阜游 游當作旃
躁公二年南鄭反 南鄭春秋戰國時屬楚

十四年更為元年 改元始此
虜其將屈剛 剛作句

武安君攻皮牟拔之 一本無君攻二字似脫

秦始皇本紀昌平軍徙於郢 軍當作君即上所謂相國

昌平君反之於郢故下項燕得立以為王也

因封其樹為五大夫 五大夫第九爵也
刻所立石其詞曰 詞俱有韻

發北山山石梓 梓字疑衍

乃寫蜀荆地材皆至 寫當為輪寫之意運其材也舊作
寫放解恐非

自琅邪北至榮成山 亭林云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

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

即勞山盛即成山史記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

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徧環以大海海岸之

上莫大於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入海

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

榮成山弗見正義曰榮成山即成山也按史及前代地理

志並無榮成山余向疑之以為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

上必勞字之誤後見王充論衡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晉

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君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并盛之
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正之

贊楚師深入戰于鴻門 此深入謂周章之師

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 以下對前僅得中佐說

夫并兼者高詐力以下 承上攻守勢異而暢言之 鈍

吟云史公以賈生推言一句全載過秦論三篇另是一格

其先列第三篇者論始皇興衰應始皇自以為三句次列

第一篇者論秦之先公應贊中興邑西垂等句末列第二

篇者總論其大勢歸到二世結耳

項羽本紀 鈍吟云自秦亡後天下之權在項羽故作本

紀班孟堅漢書項羽與陳勝同傳與太史公不同按當時

羽實主約漢封巴蜀羽為之也故太史公用共工之例列

于本紀

江西皆反 江西猶今言浙西

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鈍吟云自此一路往西擊

秦篇中東西二字是眼目

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 一路向西此引而東暫以兵
敗也 收其貨寶婦女而東 自此東歸

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 各就國 鈍吟云楚兵初起

憂在亡秦須立六國以樹黨六國立則秦已失天下獨有

關中耳秦已滅則患在諸侯盡徙故王王惡地羽之謀也

此亦有不得已者但不知桓文處此當何如耳馮氏亦

成敗之見也

乃其殺魏豹 其字誤

高祖本紀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 一本無擊字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兵 大敗垓下 項王大敵

雖兵少食盡致死于我勝負未可知先合不利者驕之使

惰也却者遷延徐退誘之使疲也縱則夾擊之使不能前

後相救楚兵橫斷故不利也然後因其亂而以眾乘之項

梁門前書史記

後相救楚兵橫斷故不利也然後因其亂而以眾乘之項

梁門前書史記

梁門前書史記

梁門前書史記

梁門前書史記

梁門前書史記

梁門前書史記

梁門前書史記

梁門前書史記

王雖勇豈能支乎絳侯柴將軍之兵則游兵也當楚人既動則繞出其後矣漢書無之

皇帝在後 皇帝二字史駁文也時高祖尚未即皇帝位

呂后本紀太后封大臣 封作風

贊 作呂太后本紀者著其實贊以孝惠皇帝冠之書法

在其中矣

孝文本紀乃循從代來功臣 循漢書作修是也功下無

臣字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二句 亭林云漢書多有食晦者蓋

置朔參差之失其云十二月望日又食此當作月耳

故夫馴道不純 馴古訓字

贊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以下 言外可思益見補武

紀之謬

三代世表蓋其詳哉 與下蓋其慎也以詳慎二字作關

鍵

于是以五帝繫謀尚書世紀 諸本尚書下有集字

六國表或曰東萬物所始生 萬疑作方

秦楚之際月表然虐在位 虐作後

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大字上脫一非字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

甄疑作鄂

小者不軌干法 干作于

要之以仁義為本 仁義為本言當不失親親之初意以

至于孤立也

高祖功臣侯年表十二 高祖在位十二年也下倣此

平陽七 自六年至十二年凡在高祖世七年也

信武別定江陵侯五千三百戶 陵漢書作漢

清陽 漢書作清河二千二百戶

廣嚴六年十二月甲申壯侯呂夔元年 呂作召

禮書禮由人起 至所以捐社稷也 此下皆荀子

故堅革利兵 至刑錯而不用 以下本荀子議兵篇

天地者生之本也 至流澤狹也 以下又本荀子禮論

樂書復次以為太一之歌 與下天馬二詩即漢書禮樂

志所載也稍節其文耳

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 遂小字宋本作聽

律書雖克所願動亦耗病 耗作耗

丑者鈕也言陽氣在上未條 條作降

孰能在天地之神 在作存

天官書隨北端兌 兌漢書作銳古字通

右四星曰天棊 四作五

輔星明近 輔星漢書作柄輔

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 羅下漢書有列字

三曰九游 游漢書作游

下有四星曰狐 狐作弧

曰東方木主春曰甲乙 下曰字作日字

其趨舍而前曰羸 趨音聚羸作羸下同

左行在寅 歲德所在

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 居字疑衍

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 音字小字宋本作晉

曰南方火主夏曰丙丁 下曰字作日字

心為明堂營惑廟也 營作熒

填星其色黃光芒者曰黃鍾宮 小字宋本光作九者作

音

躁園以靜 園作國

其色大園黃澤 澤與澤一字

出而留桑榆間 注正出舉日平正出桑榆而上者餘二

千里按舉日作氣言而字衍

疾其下國 疾漢書作病下同

未盡其日過參矣 日作日矣作天

太陰之精主冬曰壬癸 日作日

當出不出是謂繫卒 繫作擊

右數萬人戰 右作有

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暈不勝 暈作軍

國皇星大而赤 注五星之精散為六十四變記不盡按

記上脫一志字

類狗所墮及望之如火光 及下脫炎火二字按漢書亦

無炎火二字今從柯氏本增

平望在桑榆上千餘二千里 上千字衍

王朔所候決于日旁 王朔人姓名望氣者見李廣傳

四始者候之曰 日作日

西北戎菽為 注為成者按者當作也

天之五佐為經緯 經字疑衍

羸縮有度 羸作羸

月變修刑 修作省

次修穰 次上有其字

常大赦載 句未詳

二日以辰 未詳

封禪書而幽王為犬戎所害 害作敗

作廊祠後七十八年 祠作時

薄山襄山也 山下脫一者字襄作衰注同從汲古後人

得小字宋本校正獨與楊雄河東賦合也

遂以十月至灞上 灞作霸

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 秦自以水德黑

帝則自當之故不立北時耳

司命施摩之屬 摩作糜

尤敬鬼神之事 事作祀

上有古銅器 古作故

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 砂作沙下同

明年天子病鼎湖甚 亭林云鼎湖宮名漢書揚雄傳南

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是也湖當作胡故卒起甘泉而行

右內史界史記索隱以為湖縣在今之闕鄉絕遠且無行

宮

壽宮神君 小字宋本無重四字

天子祓然後入 祓小字宋本作祓

閒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思 思作息

不吳不驚 驚作驚

卿有札書曰 札小字宋本作禮

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太小字宋本作天

獨見旗星出如瓜 旗當從漢書作填星故下云信星昭見也

春至鳴澤從西河歸 鳴小字宋本作明

河渠書 鈍吟云水患莫大于河故最詳國用莫急于漕

而民間所急在水利三事錯綜成文語脉復井井

山行即橋 注一作橙權改作橋

入于勃海 注河徙東郡更注勃海勃作敦下同

岸善崩乃鑿井 亭林云岸當作崖漢書古今人表屠岸

賈作屠崖賈是也師古注謂山頷像人之顏額者非其指

商山者尤非劉攽已辨之

功無已時兮吾山平 注韋昭口鑿山以填河也填小字

宋本作通

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 堵作諸

東海引鉅定 亭林云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

郡縣十二其五曰鉅定下云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鉅定入馬瀆而孝武紀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計其道里亦當在齊去東海遠矣溝洫志同

平準書孝景時至益增修矣漢治始衰于景帝

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武帝侈心自楚士導之

率十餘鐘致一石注鐘六斗四升作六石四斗

獲首虜萬五千級所獲首虜皆以一為十士馬死者十

餘萬則實數也

天子乃損膳損膳與上布被對

廢居居邑註服虔曰居穀于邑也穀小字宋本作穀

錢益多而輕下云錢益輕薄而物貴如說是費說非也

二曰重差小曰下脫一以字按小字宋本無以字

三曰復小攬之攬作隨

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式亦欲為俠者變而

用之于縣官耳

然不能半自出不能半自出者皆聚而為盜也

湯奏異當九卿異當作當異

于是商賈中家至用益饒矣始之以重斂繼之以奪攘

其貧者既為盜賊富者知不可保亦為不終日之計武帝

之亡者賴祖宗休養之澤深耳

命曰株送株送當從註應劭說此本二事如說非也

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漢書作欲留留處之字乃寫作

二點傳誤作之

而桑宏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伐伐作代

一國之幣為二等小字宋本作三等

吳太伯世家吳使季札聘于魯鈍吟云詳季子事太史

公之志也史記雖無褒貶而有筆削文中子云事多志少未得太史公之旨也惟蘇明允云有是非而無褒貶為知太史公也

齊太公世家 鈍吟云太公之事仲尼不言諸家不同太史公所敘詳略得宜後人不能作矣 又云宋人論三代時專以意見揣摩安得如此妥直

左枝黃鉞以下云云 鈍吟云載今文尙書泰誓太史雖學古文亦不廢今文

與太公作此泰誓 鈍吟云按尙書不言太公惟此泰誓有之與詩相應

釐公九年 此下見春秋

桓公元年春 齊桓公也

管仲病桓公問曰 三子專權 鈍吟云舉隰朋亦見管子然管子云鮑叔不可按鮑叔先管仲死不得管仲病時

尙存也太史公不以為然故不載舉朋語耳

桓公十有餘子二句 鈍吟云一總以下敘五公子爭立其事勞如亂絲太史敘之條理秩如也

避齊亂故在衛 五公子事至此完

闕止有寵焉 陳完世家以為二人

太史公曰吾適齊云云 贊只論齊所以強

魯周公世家 前據詩書後據春秋

武王克殷二年 已下事詩書所載注家參錯不同此書又不同

卜居焉曰告 告作吉

初惠公適夫人無子一段 與左傳不同

贊詞 妙在先引孔子二句 鈍吟云魯有春秋經故所論止此其後得失不復言

管蔡世家 敘事鍼線甚密

與車子乘徒七十八 子作十

曹叔世家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 鈍吟云世家書魯

隱公立春秋之始也

衛康叔世家 敘莊公處不同毛傳

晉世家十年代千畝有功 代作伐

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已成人矣 重敘起

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 至族滅之 鈍吟云微與左氏

傳不同此略也左氏云趙武畜于公宮與趙本紀亦相同

韓厥曰趙襄趙盾之功豈可忘乎 至為趙後 鈍吟云此

言事後耳立趙後非在此年也

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 敬侯當是

烈侯

楚世家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春秋止此

鄭世家於是與惠惠王歸 當作周惠王

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犢 犢作備

楚反鄭晉兵來救 反作伐

趙世家 鈍吟云太史公敘事事有抵牾者皆兩存如周

本紀依古文尚書齊太公世家又載今文泰誓所謂疑以

傳疑也有大事而紀載不詳難敘者缺之史闕文也夏本

紀不詳有窮后羿事而于吳太伯世家見之趙世家言殺

趙同趙括趙嬰齊左傳頗略然此趙氏之大事必別有所

傳趙之亡去太史公近文獻必有可考太史公時書不存

者多矣遂謂之妄可乎如此事趙氏所由不絕得以大于

後世苟有其文何得削之後世之輕議古人可恨也按程

嬰公孫杵臼之事最為無據疑戰國時任俠好奇者為之

非其實也定翁謂太史公去春秋不遠趙國亦必有史是

固可信吾謂不盡然自始皇焚書列國典籍皆已蕩然太

史公雖去春秋不遠然傳聞之誤亦必已多如王文恪明

憲宗以後人其記宣室為惠宗之子略無足據者事之有無當斷之以理不在歷年之遠近也 初疑載秦穆公趙簡子夢之帝所諸事似乎可略後思之要非無謂飛廉惡來之後昌熾如此天道豈可問耶載之以見事有不可知也史家妙用亦難為尋行數墨者道矣

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載 載作戰 趙盾弑其君 史家之書法也

晉國之政卒歸于趙武子 武作文 奉邑侯于諸侯 侯作侑

財王所以賜吏民 財作聽 卿秦將而攻伐 伐作代

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云云 蘇秦合從不載世家

兩地無罪而再奪之國 地作弟

贊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則此嗟惜深痛之詞譏之者俱非

韓世家公子咎公子蟻蝨 蟻蝨國策作幾瑟

田敬仲完世家 以田完制名所以別于太公之齊也

故陳桓不得立 桓作完

田常成子與監正 正作止

田常于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 按前已云殺

監止此疑衍

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子七尺以上為後宮 長子作子長

救韓趙臣擊魏 臣作以

孔子世家 論來孔子只合作列傳太史公自據素王之說

三晉田常至戰國始列于諸侯孔子則變例也往日

所見謂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終于素王三晉田常

以盜篡傳世此生民之不幸而戰爭至秦楚之際也意太史公序論之旨若此不免鑿矣

已而去魯至由是反魯 總提

孔子生鯉至末 世家

陳涉世家 鈍吟云陳涉起自謫戍半載而敗可與張耳陳餘並為傳不當為世家者也然亡秦之侯王將相多涉所置自項梁未起以天下之命制于一人之手升為世家太史公之旨也

外戚世家 鈍吟云通卷皆言命 又云先本六藝言妃匹之際係天下之興亡此正言也而漢之諸后或不由德特言命以志感慨文有煙波

蓋難言之也 鈍吟云妙在此句不然與上文不相領矣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二句 此處似不宜斷漢興呂娥姁 鈍吟云已作呂后本紀此只略敘與班書

不同意

非天命孰能當之 自前敘至此是一篇文字

皇后母子母寵 下母字作毋

長公主欲子王夫人 子作予

荆燕世家澤以將軍擊陳陳豨 衍一陳字

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宰大謁者張子卿 宰作幸

太呂欲立呂產為呂王 太呂作太后

代王亦從代至四句 與齊世家不同

齊悼惠王世家齊王使路中大夫告于太子 太子作天子下太子復令亦作天子復令

留侯世家有一老父至乃太公兵法也 鈍吟云使歐陽公敘此直云遇一老父授以太公兵法二句便完矣安能

如此娓娓 贊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 昌黎原鬼因此生意

絳侯周勃世家此快快者非少主臣也 立武帝條侯爭
之故疑其不能事少主
續絳氏後 氏作侯

義門讀書記

史記
上卷

義門讀書記

史記
下卷

長洲 何焯 吧 瞻

伯夷列傳 此七十列傳之凡例也本紀世家事跡顯著
若列傳則無所不錄然大旨有二一曰徵信不經聖人表
章雖遺冢可疑而無徵不信如山光是已一曰闡幽積仁
潔行雖窮餓巖穴困頓生前而名施後世者如伯夷顏淵
是已

太公曰此異人也 異作義

管晏列傳倉廩實而知禮節至因而去之 一部管子數
行盡之

事齊靈公莊公景公 鈍吟云以一心事三君晏子之節
也此一句大有關係

贊 鈍吟云傳內事亦出管子但不敘其書直撮略其行

事文甚有裁製

老子韓非列傳 震川云太史公列傳或數人合傳皆聯

書不斷今合讀之尤見其奇近時刻本每人界斷必小司

馬之陋也 鈍吟云道德之言流失有二莊子放蕩晉人

尙虛浮而亡申韓刻刻秦人尙刑名而亡太史公以莊子

申韓同傳有旨哉小司馬不知也

謚口誦 此謚口誦亦謚曰洞籥之謚非易名也

迺遂去至關 抱朴子云遇尹喜于散關或以爲函谷關

申不害篇本于黃老而主刑名 刑亦作形

韓非篇舊刑名法術之學 刑亦作形

人或傳其書至秦 傳作得

孫子吳起列傳孫子武者齊人也 吳越春秋云武吳人

也

吳起篇以事魯君魯君疑之 一魯字衍

伍子胥列傳 鈍吟云孟子疏有西施事引史記今本無

之知此書已爲宋人刪削矣按孟子疏乃南宋一部武士

人僞作非北宋孫宣公爲之恐不足据或所引者他書誤

以爲史記亦未可知也

彼見求之并禽 求作來

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

閻云三十下當脫七字蓋生于魯昭公二十八年丁亥卒

于哀公十二年戊午方合三十二歲之數

曾蒧字哲 震川云按蒧古點字聖門有三蒧曾蒧公西

蒧奚容蒧也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震川云月離于畢他書有明言其

故者此不明言蓋妙處正在不說破

商君列傳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 座諸本俱作蒧

蘇秦列傳城方二千餘里 城作地

據衛取湖巷 巷作卷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至豈可同日而論哉 震川云所以

言從之利實擇交而得之意

夫衡人者 臣願大王孰計之 震川云所以言衡之害實

擇而不得之意

當敵則斬堅甲鐵幕 案索隱幕字絕句顧朗仲云斬字

絕句謬也

今王秦仇讐以伐援國 秦作奉

封曰凡天下戰國七 封作對

張儀列傳秦西有巴蜀 至此其勢不相及也 得蜀則易

于舉楚古今形勢同也

陳軫篇主以其言為然 王作王

穰侯列傳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 此武安與應侯不

平之根

王翦傳始王聞之 王作皇

王翦至堅壁而守之 亞夫祖之以破吳楚即高祖之于

黥布亦然也

至鄴南 鄴作蘄

孟子荀卿列傳 鈍吟云此篇總敘諸子前篇言老子附

以莊生申韓不同老子于諸子且窮其流失也商君秦之

所以興亡有事業故別敘韓子只敘其書申子事不詳只

與韓子同論小司馬不知也

作王運 王作主

淳于髡篇豈寡人不是為言耶 是作足

荀卿篇楚有尸子長廬 長廬一作長盧正義曰長廬九

篇

阿之吁子焉 吁別錄作芋子

孟嘗君列傳嬰卒謚為靖郭君 亭林云以號為謚猶之

以謚為姓皆漢初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謚為帝太后與此
同于哀賦幸得謚為洞簫兮亦是作號字用
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將親已 本無將字

平原君虞卿列傳明日嬖者至平原門 嬖作璧

虞卿篇趙王召樓昌 亭林云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

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為趙王不聽或以為聽之太史

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耳

開關道弊 弊作幣

魏公子列傳 于四君之中獨書之曰魏公子者以為國

之存亡所係也

偏贊賓客 偏作徧

而公子親往車騎 往作枉

如姬資之三年 資之謂以資財求客報仇

春申君列傳主又割濮磨之地 磨新序作歷木一字

磨乃傳寫之誤

其于楚王之為帝有餘矣 楚索隱本作禁云楚誤

左施以東山之險 左作王

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 黃歇滅魯殄周公之

祀卒就誅夷固天道也

范雎蔡澤列傳為其割榮也 謂能割去素所尊榮之人

索隱之說非也

贊范雎蔡澤所為一世辯士 世作切

樂毅列傳襄王使樂乘伐廉頗 伐作代

贊其本師曰河上丈人 本師猶言祖師

廉頗藺相如列傳趙奢篇趙奢曰行後令邯鄲 邯鄲二

字當為欲戰

李牧篇滅檐檻 檐作檐

魯仲連鄒陽列傳鄒陽篇繫阿徧之辭哉 徧作徧

屈原賈生列傳漁父見而問之 鈍吟云詹尹漁父皆實

有是人非若後人文字之寓言也 賈生篇 鈍吟云太史公敘賈生惟載二賦不敘其新書

以賈生繼屈原傷其遇并重其詞賦與漢書異意

而賈生最好學世世其家 衍一世字

贊又怪屈原以彼其材云云 卽賦內歷九州二句謂賈

生怪之也爽然自失亦謂賈生更不下一語含蓄無盡

呂不韋列傳見而隣之曰 隣作憐

刺客列傳曹沫篇 曹沫之事亦戰國好事者爲之春秋

無此風也况魯又禮義之國乎

聶政篇重自刑以絕從 按徐注絕從讀如字

荆軻篇被有善有不善 被作彼

李斯列傳而詬莫大于卑賤 而作故

丞相謬其說細其詞云云 始皇有子二十人而無尺地

之封故其後趙高得乘其孤立行其易置樹子之謀其禍

固始于李斯破淳于越之議也詳敘于始皇本紀中而李

斯傳復備載始末正爲後半血脉

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與上郡 與作於

故吾願賜志廣欲 賜作肆

謂之爲桎不亦宜乎 桎下有楷字

先生之時 生作王

蒙恬列傳中軍府令趙高常從 軍作車

陰用荆朝之謀而倍秦約 朝作朝

張耳陳餘列傳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云云 鈍吟云酈

生說漢王立六國後張良以爲諫至石勒以爲此法宜失

張耳陳餘說陳涉立六國後當時不從以爲失策何也蓋

陳王初起慮在亡秦而已法宜樹黨漢方與項羽爭天下

又立六國反覆不可一是樹敵也其勢變不同耳

張耳與陳與相見 陳與作陳餘

項羽亦素數問張耳賢 問作聞

陳餘多說項羽曰 陳餘下有客字

念諸侯無可歸者 者下有曰字

留傳趙王 傳作傳

今王事高祖甚恭 此與下高祖二字俱誤當從漢書作

皇帝 為上有壽字

及封張敖他姬子二人為樂昌侯 亭林云當云使九

賈布列傳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 亭林云當云使九

江歸漢後乃封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其稱不一

淮陰侯列傳廣武君季左車 季作李

則諸侯謂吾怯而聽來伐我 聽作輕

未至井陘口三千里 千作十

止舍夜傳發 夜下有半字

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六旬 鈍吟云信所將非素

所拊循也兵不為用與驅市人同耳戰國之後民猶習兵

諸將灌嬰曹參之流百戰之餘非真市人也故背水而陳

得以用之若市人也有相擠而入水耳鳥能使之殊死戰

乎不可不察也收野之事太公背洹水向山坂信學之也

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 鈍吟云破趙立張耳

撫之破齊亦不得不自立時齊王尚在楚兵雖敗齊反覆

之國非王無以鎮之信亦實語也

漢王出成臯一段 鈍吟云漢使至韓信必有証驗故漢

王詐稱使者入信軍偏裨皆漢將故漢王得麾召易置之

非他國敵人所能為也宋人不知兵種種妄論可笑

范陽辯士蒯通說信 先云范陽辯士蒯通後云齊人蒯

通一傳互異

漢王亦悟 人見漢王轉換之捷不知太史公用筆入神

也他人不過曰漢王怒良平諫乃許之如是而已

時乎時乎不再來 無下乎字

韓信猶豫不忍背漢 鈍吟云韓信自負其能已據千里

擁強兵漢即忌之無如之何且忠信而多功取之無名若

背漢予楚楚不可必以一身支二雄其事難為與漢滅楚

長王千乘信以為便此所以猶豫也

信持其首謁高祖于陳 鈍吟云信反必用鍾離昧斬昧

其不反自明然高祖欲取信不反亦不免自解無益此信

之失也

陳豨拜為鉅鹿守辭于淮陰侯一段 震川云陳豨事疑

出告者之口按必相國與呂后文致之者 鈍吟云陳豨

以賓客盛為周昌所疑高祖使案其客始反耳未必素有

逆謀且豨以信幸為趙相國將兵居邊非韓彭之儔有震

主之威据大國者也何為先自疑而有反慮乎韓信處嫌

疑之地輕與一陳豨出口言反此亦非人情信以淮陰侯

家居雖赦諸徒奴合而使之未易部勒也上自出關中雖

虛未能全無備亦不可信也論者却未及此 又云太史

敘彭越直云呂后使舍人告之敘淮陰則詳其反迹贊語

亦以為真反也又功臣表告英布反者賁赫封期思侯告

韓信樂說封慎陽侯不聞告彭越者亦不同也

韓王信盧綰列傳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 頓作煩

陳豨篇及高祖七年七月 作十年

贊是以口疏事危 事作自

張丞相列傳申屠嘉篇劉舍為丞相 舍作舍

陸賈傳陸生素以壽終 在兩傳中間不可無此句

朱建篇陸生素與平原君善 此篇仍歸重陸生

贊至平原君子與余善 標目不列平原蓋附書也謹嚴

如此

劉敬叔孫通列傳 鈍吟云秦人廢三代之禮樂漢高馬上得天下先王之制崩壞廢缺有間矣爭功殿上妄呼拔劍擊柱何異劉盆子時此不可且夕安矣夫自古以來開國承家有百年之內全不立上下儀制者哉且叔孫未嘗典禮樂直一時權宜定儀法使君臣上下略有節度如此至于百年庶幾可興三代之禮樂耳濶哉二生真腐儒也

鼂錯傳 七國之反人情皇皇未知成敗關中已搖矣而朝廷無骨鯁之臣可以託腹心者錯不信列侯恐任之將兵或與吳楚連和即不然戰有利鈍則有章邯降楚之事故欲天子自將又關中不可空虛故欲自居守此其計出於不得已也錯不自將者恐身出而讒言至一有撓沮更易則敗矣蘇子瞻之論未得其情也然觀錯舉措亦自不能辦矣始言削吳既乃言以徐僮之傍與之此何說哉直欲媚吳冀其自止耳景帝當時同心之臣任事者祇一鼂

錯一得袁盎之言不謀而誅之臨大難者可以如此耶當日君臣以刻薄為事天下叛之宜亡國者也不亡而幸耳萬石張叔列傳雖齊魯諸儒質行 質對也比較其內行慶于諸子中最高為簡易矣猶然如此 猶然作然猶田叔列傳褚先生補傳 敘事甚佳贊不稱 與任安事不合疑錯誤

扁鵲倉公列傳與百神遊于鈞天 鈞作鈞

橋引案机 橋作橋

太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 亭林云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三十九歲也

脫十字

病得之流汗出滌 滌作滌

即為藥酒盡三日 日一作石

故胃滿汁出伏地者 汁作汗

有數者能異之 能作皆
吳王濞列傳錯為御史大夫說上 鈍吟云鼂錯無謀之
人其言云吳削亦反不削亦反似也然既知吳當反宜先
有以備之則吳可削也及其舉事反聞一無所施乃欲以
徐僮之傍所未下者與吳不反則削之一反即益之此何
說哉錯有可死之道四行事無次第一也官不過內史任
事又淺不為天下所服一旦取祖宗之法令紛更之公卿
列侯宗室人人不平錯何以自安輕脫無術二也當時處
心積慮而反者只一吳耳諸侯王無與也宜先施恩慰安
之使人人自保則吳人無黨欲反不能獨舉吳乃可滅吳
滅則七國在掌握矣先削楚趙膠西何耶是動天下之兵
也不知時三也李斯商君以刻薄變詐取天下當列國之
相爭也漢有一統之天下宜恩威並濟以公道行之列國
雖強大難制然漢之骨肉同姓天子之藩輔呂氏之禍亦

賴于諸侯也汲汲求其罪如與之有讐者為天下當如是
耶此與二世之行督責何異不知人無黨四也一時名臣
將相漢所以平七國者更無一人為錯所厚可知其無所
知矣錯者一天資刻薄讀書不解事之亂臣耳誅之恨不
以罪然千古更無一人能言其失者吾不知何也
鼂錯因言楚王戊徃為年薄太后服私姦服舍 為年作
年為
魏其武安侯列傳灌將軍篇引繩批根 根音痕當作根
誤作根
灌夫亦時丞相陰事 時作持
武安起為壽一段 敘鴻門易此際難
御史大夫韓安國曰 上只撮敘五語即及兩人相毀却
于韓大夫口中補敘則一時廷辨乃不寂寞無色
後不敢堅封 封作對

上未有太子云云 梁與淮南事首尾亦相映以見兩人之賢否 鈍吟云魏其言丞相短不及淮南王事何耶豈魏其終長者不忍出此此君子所以徃徃困于小人也

贊音被惡言 音作竟

韓長孺列傳安國持重 持重二字是眼目

將兵繫郤吳楚 繫作擊

李將軍列傳 以李將軍次匈奴傳前見北邊非將軍不可寄管鑰惜乎其不善用之也

于是乃徙為上郡太守 徙上郡太守當是欲敘匈奴入上郡事故先書此句其實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乃徙上郡也

匈奴列傳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唐千餘里 唐作居

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伐地 伐作代

文帝以中尉周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 名作舍

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 備錄和親詔書繁而不

殺窮兵黷武之誠隱然言外于贊始微及之

二主已和親 主作國

贊不參彼已將率 鈍吟云參彼已者即兵法云知彼已

也注引詩彼已之子似失之 下即繼以衛霍公孫宏而

全錄主父偃諫伐匈奴書太史之意深矣 此贊以定哀

微詞發端當知此意

衛將軍列傳教與壯士篡取之 教字衍

敗韓將軍軍 安國也

封蒲泥 封作討

而驃騎尙穿域蹋鞠 蹋鞠二十五篇漢書附兵家技巧

中

長平侯伉伐侯 伐作代

李息篇出代從三歲 從作後

公孫敖篇復以因杵將軍 杵作杆

贊 衛霍將略太史公不之取也此論却許其能知時變

以保祿位非以示譏

平津侯主父列傳是章朕之不得也 得作德

主父偃傳衛將軍數言上書不召 書作上

何征而不服乎載 載作哉

乃遂族主父偃 公孫宏以議朔方族主父二人合傳猶

之袁盎鼂錯也

南越尉陀列傳侍諸侯變 侍作待

別異變夷 變作蠻

東越列傳令諸校屯預章梅嶺 預作豫

朝鮮列傳許其軍以報天下 下作子

天子誅逐 逐作遂

西南夷列傳冉駹為汶山郡 注應邵曰今蜀郡岷江鉅

吟云岷江當作汶江

司馬相如列傳所不足者非材也 財宋本作材古假借

字也

文君及與相如歸成都 及作乃

驚乎仁義之塗 驚作驚

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憂勤 事漢書作者

其進仕宦 進作於

勇期奮奇 奮作貢

斯征北僑 斯作廝北作伯

其遺札書言封禪事 鈍吟云封禪古禮也自宋真宗以

矯偽舉其事儒者諱言之遂以此為入主失德之舉古遺

之廢于宋非一事也可勝歎哉後世雖有周成王漢光武

不敢行矣

續韶夏 韶作昭

故軌於夷易易道也 於作跡

贊 揚雄以下二十八字係漢書贊語一本削去

淮南衡山列傳丞相臣張倉 倉作蒼

士五開章 五當作伍

淮南王安傳塞環轅伊闕之道 環作轅

收太平之賦 不作半

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 鈍吟云伍被與王造

反謀寔也雅辭稱漢美語皆出于被蓋為此詞希望得不

死耳非寔也史公敘此甚明

衡山王賜傳主又數侵人曰 曰作田

以為淮南巴西 已作巳

及太子爽王后不孝 作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

循吏列傳 鈍吟云所列循吏五人略其事實有空敘有

敘其逸事者止寫性情氣度而循吏一片惻怛湧現

太史公曰法令云云 鈍吟云此敘亦刺時之言

孫叔敖篇三去相而不侮 侮作悔

子產篇 不用左傳

公儀休篇見其家織好布 本作布好 鈍吟云太史公

敘循吏而本朝無一人焉以為循吏必如古諸人則可若

漢書所載太史公猶以為未慊耳不然文翁在景帝時何

不存之耶 又云太史公敘子產孫叔敖二君有政事勲

業皆不敘濶略僅數語若曰為吏當如此也二君一邦名

相當與管晏並傳此敘循吏非為二君作傳也與漢書不

同

汲鄭列傳 鈍吟云汲黯傳多敘公孫宏張湯之過失

游狹任氣節 狹作俠

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損之 損作揖

贊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北雍本作交態乃見 葉石君

云循吏傳後即次以汲黯其以黯列于循吏乎何太史公
深得春秋之旨所謂定哀之際則微也武帝好為更張黯
尚無為之化而以鄭當時附之蓋當時尚黃老言亦無為
云予嘗讀二漢書班有循良傳蓋指武宣時之刻覈而表
揚之以為循良之難得也范則如杜詩之儔皆置之列傳
蓋光武明章之代吏皆謹慤不必另立名目也此又史家
論世深旨法太史公而妙者也

儒林列傳 尚書不列孔安國傳其書未列于學官也

中公篇令申公傳其太子戊 戊作戊

無傳疑者則闕不傳 疑字下重一疑字

伏生篇 鈍吟云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
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穎川多不同錯所不知者凡十
二三略以意屬讀而已按此言妄也濟南穎川相去不至
甚遠青之與豫何至語言不通俗言語或有小小異同書

是文字何至以土語傳受妄一也伏生有孫亦必有子使
女授書二妄也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自是伏生弟子其
書不出晁錯雖十不得二三張生同郡人必得真本三
妄也史云秦時藏書壁中至漢定乃得十九篇是伏生已
有本不假口授四妄也伏生口不能正言朱闕發明晁生
受書必應寫本伏生豈不一視五妄也顏籛載此言于漢
書注使宋人因此生疑竟無辨者不可解也按此條辨證
精核有功于今文尚書當如三劉之例附見漢書 葉石
君云儒林諸公皆取其廉直而異于公孫宏者太史公以
為武帝雖好文學而所重者公孫宏張湯而已張四刑名
法律而公孫宏乃曲學也適足以亂道而聖人又不在區
區書卷間故命之曰儒林而已此蓋對公孫宏而發下卷
酷吏則為張湯而發矣其次第條理不爽毫髮如此太史
公受學于董仲舒仲舒之學具于天人三策茲不載之非

故抹煞也蓋太史公之意一本于春秋所以救時之失三策雖合于正道而當時不能行之班固所以載之者蓋謂國家有如此學術正宜表章同一史也而立意各殊不得雷同視之 鈍吟云漢興文學於焚書之後學官所立各有大師傳之有本敘中甚明非取廉直也公孫宏漢相有功業自宜特傳此非不取也廣厲學官仲尼之道與千古之美事也用酷吏一代之大失也乃云太史公為張湯公孫宏不亦未乎子長不善張湯公孫宏則有之矣非作傳之本旨也聖人不在書卷宋儒之言周程以後方有此學問子長時無之也 又云傳中兩言公孫宏側目轅固排董仲舒皆刺之也 酷吏列傳寧成篇出從數千騎 千作十 趙禹篇吏傳得相監司 司似當讀為伺謂互相監察也 張湯篇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 漢書作擊令

揚主之明云云 傳敘張湯不沒其善

是湯益尊任 是上有於字

買臣楚士深怨 漢書地理志云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其民俗畧同當日目買臣為楚士者此也

義縱篇遷為長安及長安令 上長安作長陵

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 漢書注平氏杜衍二縣名

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 輕繫即注中解脫桎

梏鉗楮也

然取為小治 取音趨

上幸鼎湖病久 湖當作胡

王温舒篇以治獄至廷史 廷下漢書有尉字

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 任漢書作往

失之旁郡國梨來 梨來漢書作追求

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 徙諸作徒請

楊僕傳以牧司姦盜賊 牧應作收本漢書

其吏多以權富 權下漢書有貴字

光祿徐自為曰 光祿下漢書有勳字

尸亡去歸葬 尸亡去亭林言家人竊尸而逃也 漢書

作妻亡去歸葬

諸輔都尉 輔漢書作部非也百官表左右京輔都尉屬

中尉

減宣篇詆罪以為大逆 詆作抵

贊拊擊賣請 拊作扑

大宛列傳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 騫以建元中奉

使至元朔元年從擊匈奴封侯是未及十年此云十三歲

疑有誤

然聞其四可千餘里 四作西

若出其用抵大宛大月氏相屬 用作南

贊至禹木紀三句 不好奇

游俠列傳 秦任法律赭衣盈路漢初矯枉過正或漏吞

舟故朱家劇孟之徒以豪俠聞而保首領武帝時禁網密

矣戰國餘風盡矣郭解不終宜其然矣然非詩書之教相

傳者未有不犯世忌太史公引季次原憲而歎之蓋有由

哉

近世延陵 亭林云延陵謂季札

佞幸列傳患者則趙同 患作宦

滑稽列傳贊優頭搖頭而歌 上頭字作孟

東郭篇故所以同官待詔者 以同與

王先生篇武帝時徵北海太守 下北字作太字

西門豹篇三老官屬豪長者異父老皆會 異作里

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 以同與

皆衣繪單衣 繪作繒

民可以樂成 以同與

日者列傳 此文學莊子而為之者也託之季主以詆訾當世

龜策列傳亦以決疑之下 以作有

畧聞夏殷欲卜者 卜下有筮字

悖背人道 或以悖字讀句

褚先生曰云云 按此卷但有序論而無傳故褚先生補之以下乃少孫所補若序論則非少孫所能為也今人概焉忽之惑于索隱有錄無書之一言耳

下有擣著 擣古稠字

蚺龍伏之 蚺龍即乖龍也

仰天而視月之光以下 用韻

五采青黃以下 多用韻

長于黃土以下 多用韻

諸侯兵服 兵作質

桀為瓦室 自桀以前雖天子皆茅茨也河淮以北瓦室尚少其猶古風乎

邦福重寶 福作福音副者從衣廣韻二十九宥中有此字匡謬正俗引東京賦仰福帝居亦從衣與福祿之福異也

神龜知吉凶面骨直空枯 面作而

卜病者崇曰 崇作崇

足胎手仰 手作首 鈍吟云太史公主窮天文下窮地

紀中窮人事雖一才一藝無不具載故日者龜策貨殖列于卷末不必有其人凡以有其事者無不載焉褚生或有所補非本旨也

貨殖列傳民各甘其食美其服 各自以為甘美無羨于外也

故善者因之云云 宜與平準書對看

故待農而食之五句 着眼

人富而仁義附焉 有天下者藏富于民以此

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不死于市者知榮辱恥犯法也

是以富商大賈五句 着眼

櫟邑北郤伐翟 伐作戎

昔咸人都河東 咸作唐

楊平陽陳西賈秦翟 索隱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

掾此因衍也

而民雕悍少慮 捍作悍

而合肥受南北潮 潮作湖

果隋贏蛤 隋作隋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 此下推廣而極言見貨殖不專商賈也

今有無秩祿之奉 下專言樹牧之利所謂本富也

通已大都 約畧都邑歲時資用之數

子貸金千貫 金下有錢字

蜀卓氏之先 此下貨殖本傳

民工于市易賈 市漢書作布

任氏獨取貴善 善字自當屬上句顏氏漢書注作善富

恐非

盡推埋去就 亭林云推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而田叔以起 田漢書作曲

而桓發用之富 桓漢書作稽

冒脯簡微耳 冒漢書作冒

此皆誠壹之所致 秉心塞淵騷化三千

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備言逐末之利微乎微矣只兩

字掉轉與平準書同一杼

太史公自序乃論六家之要摛 鈍吟云史談黃老自是漢初之論至史遷當武帝時則重儒矣

因物為合 合漢書作舍

人者生之本也 人作神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鈍吟云此下方是子長言六

經前是史談之言也父子意不同孟堅不分別而并譏之

未為審篤也

春秋是非 秋下有辨字

春秋采善貶惡 至 謬矣 鈍吟云太史本意學春秋此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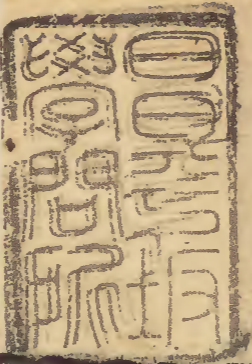
詞也

申呂肖矣 亭林云申呂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

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以為瘠者非

子產之仁 鄭世家獨稱子產之仁

無知名二句 出孫子



圖難于易二句 出老子

王翦之計 翦作剪

號令不順 順作煩

破神連 神作祁

第七十注 敬仲之言與漢書違錯王肅

